

CHANGZHENGRENHUACHANGZHENG



长征人

话长征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长征人话长征

4

主 编：王长龙
执行副主编：周国栋
副 主 编：顾玉清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小红军李古佬·····	邱会墟(1)
我在“连长班”当班长·····	黄荣贤(13)
跟随彭总长征·····	孙毅(24)
“红小鬼”的贴心人·····	伍生亭(28)
千军统帅 士卒楷模·····	张华(35)
战士的亲人 光辉的榜样·····	魏国禄(40)
红星高照 铁流万里·····	聂荣臻(48)
巧渡金沙江·····	肖应棠(61)
金沙江畔阻击战·····	谢良(74)
强渡大渡河·····	杨得志(86)
飞夺泸定桥·····	杨成武(96)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李聚奎(122)
神兵天降·····	杨成武(137)
泸定铁索飞担架 融冰化雪步不停·····	李坚真(147)
三过夹金山·····	谢良(151)
雪山露营·····	钟华(168)
千里雪山路迢迢·····	成仿吾(173)

夹金山下喜相逢·····	李聚奎(180)
翻越夹金山 意外会亲人·····	杨成武(185)
幸会四方面军战友·····	杨得志(199)
我要革命·····	谢明德(209)
红小鬼·····	余光茂(217)
红军鞋·····	江耀辉(223)
彭军团长的骡子·····	邱荣辉(227)
长征路上情满怀·····	白志文(233)
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的组织序列·····	(241)

小红军李古佬

邱会瑾

我生是红军的人 死是红军的鬼

娄山关前响着密集的枪声，震撼着山谷。在这场阻击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左胸。同志们都冲上去了，可是我怎么使劲也站不起来。我拼命地挣扎着，眼前迷迷糊糊……等我神志清醒时，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家老乡的床上。部队走了，把我寄放在这儿了。我又惊又急，便挣扎着想爬起来追赶队伍，可是伤口剧烈疼痛使我浑身无力，动弹不得。那位老乡劝我留下好好养伤，但我归队心切，一个心眼只想着追赶队伍。老乡被我感动了，他背着我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在泗渡追上了部队。

归队后，我被送进团卫生队。由于当时形势紧迫，领导又动员我留在当地治疗。我死活也不答应，我说：“我

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说啥也不离开部队。”领导上看我态度这样坚决，终于同意我随队行动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卫生队指导员带着一个小看护兵来到我的跟前。指导员对我说：“部队要出发了，这个看护兵跟你一道走，路上由他照顾你。”我感激地紧紧握住指导员的手，连连道谢。

“邱排长，吃饭吧，吃了饭好赶路。”那个满口福建话、还带点童音的小看护兵含着笑，把一茶缸热饭递给我。

我不禁仔细地打量起他来。看来，他顶多只有十五六岁，一张挂满了笑容的小脸蛋上带着稚气，上身穿着一件旧的蓝军装，下身穿着一条大约是打土豪分来的黑裤子，绑腿打得紧紧的，一顶褪了色的八角帽端正地戴在头上，浑身上下，干净利落。看着他那机灵样，就招人喜欢。我打量他，他也在用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打量我。

我高兴地一把揽过他说：“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李古佬。”

“哪里人？”

“福建清流。”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就……就我一个。”古佬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我无意中竟触起了他的伤心事，后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不一会儿，古佬又笑了，他抬起头对我说：“排长，饭快凉了，快吃啊。”

“对，对，吃了好赶路。”我总算下了“台阶”。

“你在哪里负伤的？”他好奇地问我。

我说：“为掩护主力再占遵义，我们在娄山关打阻击时受伤的。”他以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部队出发了，一个连接着一个连地隐进灰蒙蒙的晨雾里。回到部队的喜悦，使我觉得身上长出不少的力气，我慢慢站起身来说：“古佬，你帮我弄根木棍来，咱们好上路。”

李古佬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说：“能行？还是我来背你走，我能背得动，真的。”说着，他就要来背我。

我连忙推开他说：“我能走，只要有根木棍就行。”

李古佬仍固执地坚持要背我走，我见说不过他，就一屁股坐下，装着生气的样子说：“你不搞根木棍来，咱们都别走！”

李古佬一看拗不过我，只好给我找来一根木棍。我咬着牙，拄着木棍，颤巍巍地上路了。李古佬在一边用劲挽着我。这个机灵的小鬼很有办法，一边走，一边和我聊天、逗笑。别看他人小，可装了一肚子的笑话。他说得绘声绘色，有时逗得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用这个办法来分散我对伤口的注意力，开始还挺灵，我们居然走出了好几里路。可是，慢慢的这个办法不灵了。我

每迈一步，伤口就钻心般的疼一阵，直疼得我浑身像火烧火燎那样，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淌，我再也笑不出来了。

一颗火热的小心灵温暖着我

李古佬心疼地把我扶到一条土埂上坐下休息。他轻轻地用双手在我伤口周围揉着，一直揉到我缓过劲来。我担心跟部队拉得太远，又拄起木棍站起来想走。

李古佬很快地蹲到我跟前说：“来，我背你走！”

他的话里含着命令的语气，俨然似一个指挥员在下达命令。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又小又瘦，哪能受得了哇！我执意不肯，他板起脸，噘着嘴说：“现在你是我的伤员，你得听我的！”他不容分说，夺过木棍，背起我就走。

人心都是肉长的，趴在他瘦弱的身架上，我心里就像滚动的开水一样翻腾起来。在战场上负伤，我没流过泪，这时却止不住轻声啜泣起来。

李古佬听到我在啜泣，笑呵呵地说：“我不很好吗，你怎么啦？”他笑声里夹着沉重的喘息，笑得多勉强、多吃力啊！我哽咽着说：“古佬，你对我这样好，叫我怎么感谢你！”

“照顾你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对同志应尽的责任。没得谢，没得谢。”他连声说。

渐渐的，他的呼吸越来越紧，越来越粗，脚步也越

来越不稳，成串的汗珠滴落在我的手背上。突然，他一脚踩空，险些摔倒，我顺势溜下来。他连忙回身扶住我，惊恐地问：“碰到伤口了没有？”

望着他那汗水直流的脸庞，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猛地紧紧搂住他，用衣袖为他揩去额上的汗水。

他亲昵地靠在我的身上，仰起脸，笑了。

铅灰色的暮霭慢慢地从山坳里升腾起来。我不由得担心起来，今天能赶上部队吗？正想着，前面的山梁上突然出现了几个人影。我一惊，连忙招呼李古佬一起躲到茅草丛里隐蔽起来。等那几个人走近了，才看清打头的是卫生队指导员。原来他在部队宿营后，又带着几个同志来接我们。他们轮流背着我，很快就到了宿营地。

一天下午，我们走得口干舌燥，我不时地舔着干得发裂的嘴唇，直想喝水。可我不想再麻烦古佬，连续几天我已经把他折腾得皮包骨了，再大的困难，我也必须克服。

李古佬察觉了，他对我说：“排长，我去弄点水来。”说着，便径自走了，还没两分钟，他便神色紧张地跑回来说：“排长，有敌人！”

话未落音，就传来“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声。这么近，仿佛子弹就从头顶上飞过似的。

我急忙拉了李古佬一把说：“快转移！”

路被敌人封锁了，我们只能爬山钻林，绕道而行。李古佬见我跑得气喘吁吁，脸色苍白，执意要背我走，我怎么能同意呢？一个人空着身子上山都喘不过气来，何

况还背着个人。我咬着牙，拄着拐杖，李古佬搀扶着我，沿着山民砍伐的小径，朝着部队前进的西南方向，艰难地走着……

爬过一段山坡，经过一片茂密的灌木林，山林显得更加荒凉了。小路被杂枝枯叶覆盖着，只能隐隐约约猜测出哪里是路的痕迹。我们跌跌撞撞地、顽强地向前走着，走着……

夜幕终于吞噬了山峰、树林、峡谷和时隐时现的小路……天，也像一口黑锅似地扣下来了，只有四面的天角上还隐隐有些亮光。我们在树藤和荆棘丛中转着、转着，最后连东南西北也无法分辨了。我们面面相觑：糟了，迷路了。

在这荒凉的山林，寒冷的夜晚，我们就像离群的孤雁。一天的紧张劳累，我又饥又渴，又乏又困，伤口像蝎子蜇似的一阵阵疼痛起来，疼得我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我竭力隐忍着不让李古佬知道。在掉队和伤痛的双重痛苦中，我想了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是个负伤的人，就是牺牲了，死在这荒凉的山林里，也绝不能连累李古佬。

“古佬，我走不了啦，你还年轻，还能革命多干工作。天亮后，你自己走吧，找部队去，别管我，我自己想办法。”

李古佬哭了，就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哭得那么伤心。他哽咽着说：“排长，都怪我不好，没经验，迷了路，你批评我、骂我都行，可我不能离开你。只要我

死不了，就一定要和你一起走出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离开你。”不管我怎么劝说，甚至板起面孔命令他离开，都不管用。我越说，他哭得越伤心，我只好改变主意。

他把棉袄紧紧地裹在我的身上

迷了路，我们不敢再走了，便决定在这片树林里过夜。李古佬折树枝，拔茅草，在一棵大树下给我铺了一个地铺，照顾我躺下。我把身子挪了挪，让出块地方，对古佬说：“你也来躺躺。”

李古佬手持木棍，挨着我坐下，不时警惕地向四周观望。

“古佬，你睡吧，累了一天了。我睡觉很轻，一有动静马上就会醒。你睡吧，啊？”

“不，你睡吧！”他执拗地坐着，看都不看我一眼。

风在山林里呼啸着，我感到冷，冷得像是要麻木了，全身不停地颤抖。我迷迷糊糊地觉得像是古佬拿着什么东西盖在我的身上。逐渐我感到暖和了，我想坐起来看看身上是什么，可是全身像被绳子捆住了似的，眼皮沉重得睁不开。朦胧中，我终于睡着了。

哗哗的大雨把我浇醒了。天仍然是黑黝黝的，风雨摇撼着山林，发出了万马奔腾般的响声。我坐了起来，这才发现李古佬把他的棉袄紧紧地裹在我的身上，上面还盖了一块旧油布。在雨中，我看见他站在树下，浑身被

浇得精湿。我连忙站了起来，把棉袄和油布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李古佬固执地又推了过来。他浑身冷得发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排长，我年轻，不要……紧，你捂着点……别让伤口……受凉。”

李古佬为我冻成了这个样子，我真不忍心。我又推了过去，他又更坚决地推了过来。我们索性倚着大树，互相搂抱着，用彼此的身体取暖，抵御着雨夜的寒冷……

雨，终于渐渐小了；天，也渐渐亮了。当朝霞把第一缕嫩红抹在林梢，收住了最后一滴雨时，天空显得特别蓝。山林中的空气带着松脂的清香，格外清爽。

李古佬试着想点起火煮点热粥，顺便烤烤衣服，可是几次努力都失败了。他失望地飞起一脚把湿柴草踢开。没办法，只好去打了点山泉水，抓了把炒米，拌了拌，给我送过来。

我笑着对他说：“一把炒米，一口泉水，吃得更来劲。来，古佬，一起吃！”

李古佬连忙摆了摆手说：“我吃过了。”好像怕我不相信似的，又补充说，“真的，我去打水的路上就吃了。”

我怀疑地打量着他：“真的吃过了？”

李古佬显得稚气十足地拍拍肚子说：“我不骗你！”

“你到底吃了什么，怎么嘴巴发绿？”

李古佬猛地一愣，下意识地用手背抹了抹嘴。随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嘿，刚才我发现一丛野果，就摘了一把尝尝，嘻嘻。”

我还不放心，要他再吃一点。他拒绝了，低着头坐

在一边整理他那个可怜的小药包。等我吃完了，他走过来说：“排长，换换药吧，换了药，好上路。”

他动手揭开我左胸脯上的纱布，由于被树桠碰了一下，又淋了雨，伤口溃烂了。墨黑墨黑的烂肉，渗出乌黑的脓血。

李古佬用纱布擦去脓血，一阵钻心的疼痛像刀子在我的心中刮着，我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抖动了。

他停下了问我：“排长，很疼吗？”

“不，你上药。三国时有个关公，一面刮骨疗毒，一面下着棋。我是个共产党员，这么点疼痛，还，还受不住……”

上完药，包扎好伤口，我偷偷地拭去额上的冷汗。

“排长，你真坚强，我也要做这么坚强的人。”

“古佬，你会比我更坚强的！”

我们寻路下山了。这里的山路净是黄土路，本来就坎坷难行，大雨过后，一片泥泞，溜滑溜滑的，就更难走了。李古佬为背我、搀我，不知摔了多少跤，浑身上下净是泥浆，像个泥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上坡时，我们离开道路，抓住茅草往上爬；下坡时，他抱住我往下滑。

就这样，我们艰难地走着，两个昼夜过去了。在第三天下午，终于找到了指导员告诉我们的宿营地。可是，我们来得太晚了，部队早就走了。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这里的老百姓逃得光光的，村子里一片凄凉。

他为我从稻草上掐没打干净的谷粒

李古佬把我扶进一个空房里休息，他在门外架火煮米粥去了。过了很久，他还没有回来。我有些放心不下，便拄着拐棍出去找他。火，在烧着，可茶缸里，却一粒米也没有。这时，我听到村口的小溪边有砸石头的响声，等我赶到村头一看，原来是李古佬。他正从稻草上一粒一粒地掐没打干净的谷粒，掐下来，就用石头砸，再把砸出的米粒，小心翼翼地拣起来，放进干粮袋里。才几天的时间，他显得更瘦了，眼窝深深地陷进去，脸色蜡黄。

看到这情景，我的心猛地缩成一团。我痛责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怎么能这样粗心大意呢？！一天的干粮能吃三天吗？怪不得这两天一吃饭古佬就坐得远远的，怪不得他在路上看见野果总要摘几把放在口里嚼着，我还笑话他小孩子贪嘴呢！他是在把粮食省出来给我吃啊！内疚、惭愧、自责，使我险些失声叫喊起来，但我忍住了。怕被李古佬发现，我急忙退回到休息的空房里了。

房间里，四壁空空，寂静得没有一丝声响，然而我的心却在翻卷。在这艰苦的转战中，瘦弱年幼的李古佬能坚持下来，已经很难了，可他还要照顾我这样一个重伤号，还要挑这副重担子。这十几天来，可以说没有李古佬，也许我早就“革命到底”了！他为我干了他所能干的一切，他为我做了他所能做的最大的牺牲。想着想着，这几个日

夜的情景，便一幅幅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他颤颤巍巍地背着我，一步一颠地顽强地向前走；
他不愿丢下我时的哭泣声；

他在暗夜的寒风中脱下自己仅有的小棉袄，盖在我的身上；

他在大雨中冻得浑身发抖，却手持木棍守护我；
他因吃野菜野果而发绿的嘴唇……

这同志间的深情厚谊用什么才能衡量啊！

正想着，李古佬端着一茶缸热气腾腾的米粥走了进来。

“排长，等急了吧，快趁热喝了。”他看见我盯着他，忙解释：“你吃吧，我吃饱了。真的。”

“古佬，别再装了，我都知道啦！”我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严厉的神态。

李古佬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来！咱们一人一半。”

“不……”他顽固极了。

“你不吃，我也不吃！”我把粥放在一边。

李古佬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茶缸里倒了一小半。

为了不至于和队伍拉得更远，我们连夜出发，去追赶队伍。黎明时分，我们遇到了团里的几个侦察兵，这才将我们带回部队。从那次起，我们害怕再次掉队，于是每天天不亮就提前出发，天黑时也差不多赶到了宿营地。十几天后，我的伤口长出了新肉，度过了受伤后最困难的日子，我已经能够自己行动了。

那是在归队的前一天晚上，快睡觉了，可是李古佬还没有来。正当我等得十分焦急的时候，李古佬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东西进来了。我揭开一看，竟是只炖好的鸡。

“打牙祭喽，嘿嘿，是指导员特意从土豪家给你弄的。”李古佬放下盆子，朝我做了个鬼脸说，“你把眼睛闭起来！”我刚把眼睛闭上，就闻到一股扑鼻的酒香直冲脑门。好久没有尝到酒味了，我惊喜地睁开眼睛，接过酒瓶。

李古佬见我这么高兴，也憨笑起来。他笑得那样甜，那样舒心。

“哪来的？”

“我用津贴买的，给你送送行。”他亲昵地偎在我的身边。

多么好的小同志啊！他不仅坚强、忠诚，还这么富有感情。

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回到连队，上前线了。

临走时，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真舍不得分开啊。

我走了，走得老远，我回过头来，还看见李古佬站在山顶上朝我招手……

编者注：

本文节选自《星火燎原》（双月刊）——《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五周年专刊》，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标题及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在“连长班”当班长

黄崇贤

十个连长一个班

撤出土城战斗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三、五军团披着满身的硝烟，渡过汹涌的赤水河，沿着川黔边界向西急进，进入云南境内。当时，我在三军团四师十团三营九连任连长。

土城一役，没有歼灭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师，打了一个消耗战，三、五军团都受到了损失。红军西渡赤水后，鉴于敌人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军委遂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命令各军团迅速甩开敌人，向扎西地区集中。

在离扎西还有几十里的时候，部队暂时休息，趁这工夫，营长召集我们几个连长开会。他对我们说：“团长行军中对我讲了，军委要发布缩编命令。我们团估计变